

gloomy household

黑色豪门

刘光美 著

黑色豪门之前是看不见的天涯路

黑色豪门之内是欲迷丑恶懂的心

黑色豪门之外是激烈险恶的竞争

青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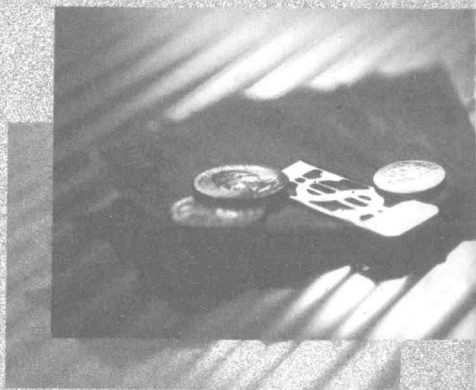
黑色

jloomy household

豪门

jloomy household

刘光荣 著



内容简介

官场商场情场，场场假面舞会；男人女人小人，人人善恶是非。

在利润的驱动下，人们在不停地重新组合。一批投身商海的知识分子，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

幽静的“鱼尾屿”上，神秘的“女皇宫”内，进行着权、钱、色的交易……原助理研究员何怀志，在商战刀光剑影中，成为翻云覆雨的权谋大师，出身卑微的副市长黄磊，为了飞黄腾达，娶了高干肥女为妻，倍受性压抑熬煎，在他夺走了一个个少女贞操后，公开包娼养小蜜；银行总经理史志鹏，迷恋着金钱与美色，他玩弄银行与交易所于股掌之中；名记者柏林，在性爱、财富与道德堕落的双行道上苦苦挣扎，为了平息股民怒火最终成为骚乱的替罪羊……中流砥柱欧阳逢春，正当曙光初露云翳渐开时，却被人送上审判台；谢莉莉虽然是商场得意，爱情屡屡失败。意外得到经济学硕士查慕蓉的加盟，在特区商战中上演了一出“双娇”斗群魔的悲喜剧……

官、商、新闻媒体相互炒作，大势兴风作浪，巨富日进万金；股市暴跌，小股民破产坠楼……贪财者死于财，好色者毁于色。

该书以某特区开发为背景，股市骚乱为核心，作者深入地剖析了造成这一灾难的真正原因。故事起伏跌宕，众多人物形象栩栩如生。阅读时使你义愤填膺，掩卷时使你不寒而栗。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太阳初升	4
第二章 新生代恐龙	16
第三章 玻璃笼中的金丝雀	38
第四章 阳光的诱惑	53
第五章 月光舞会	72
第六章 别墅区最后一个男人	86
第七章 漂亮的女人不需要爱情	97
第八章 蓝色椰林中的黄昏	105
第九章 神秘的太阳岛	117
第十章 美丽的讹诈	130
第十一章 出售阳光	143
第十二章 无法愤怒	161
第十三章 诱惑的肥皂泡	181
第十四章 过江之鲫	188
第十五章 权与术	208
第十六章 较 量	221
第十七章 女皇宫的秘密	236
第十八章 交易所的粉红色幻影	251
第十九章 萧墙惊变	263
第二十章 “让他们统统破产”	273

第二十一章	漫长的世纪·····	290
第二十二章	南海双娇·····	310
第二十三章	鬼影幢幢·····	324
第二十四章	桃花源度假村的神仙会·····	342
第二十五章	证券所大爆炸·····	357
第二十六章	清自清来浊自浊·····	367
第二十七章	劫波未尽·····	378
第二十八章	相逢一笑泯恩仇·····	389
第二十九章	阳光万岁·····	408

楔子

当希腊人猜出斯芬克斯之谜时，海洋的风暴与狂涛一齐静止下来，从此，水手们在地中海沿岸的航行便畅行无阻惬意自由。可是，谁曾想过，这宇宙生命世界上最难破译的谜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不是那个狮身人面怪物所提出的问题，也不是人们至今也无法穷极思维去猜想的宇宙，它正是我们自以为无比高贵的人类自身。

生物学家们在费尽心思解剖人体结构。

政治学家们在孜孜以求地探索人群的排列组合。

哲学家们在自我陶醉中醒来，发觉自己的思辨是多么苍白多么渺小。

精神分析大师们终于感到，他们正徒劳无益地处在精神崩溃的边沿。

人是不可穷极的。

人是不解之谜。

造物主不能拯救我们。

宗教与信仰不能拯救我们。

没有圣人先哲能够拯救我们。

甚至连我们自己也不能够拯救自己。

我们从离开母体那一刻就在不断地堕落，就在不断地制造掩饰故弄玄虚。无论人们用多么美丽的诗篇去赞美生命，人的产生始终是一出无法更改的悲剧。

至少我就是这样一出悲剧。至少我所认识的那几位同龄的“时

代英雄”就是这出悲剧中的角色。

我不想为自己辩解。

当我为珍惜爱情悲壮地离开我的爱人，而她却反目成仇不断地用利剑刺伤我的时候，在每一个长夜里我流着泪怀念着那些美好的日子并独自饮下杯杯苦酒；虽然，我知道只要我向她哪怕只讲一句心中真实的痛苦，她就会更加疯狂地爱我，跟我一同走向地狱；我仍然没有辩解也不想辩解。

当无数的人从我身上踏过去的那一刻，我听到自己的肋骨发出“喀喇喀喇”的断裂声，我没有痛苦没有分辩，虽然那时恐惧笼罩了我的世界，我仍然相信我对于这世界是无辜也是无关紧要的，只要我大声呼叫，许多人就会绕过我那被打倒在地的身躯。

当特别调查组的几位先生来蓝江市医院我那间严密看护的病房，对我声色俱厉地控诉时，我刚刚吸够了氧气精神状况极为良好，我宁愿听他们的训斥也不想为自己辩解，那时，其中一位与我年纪相似的先生曾多次提示我可以按我自己的思路予以辩解，我也委婉地拒绝了他们的好意。

当我的律师在法庭上举出大量的证据证明我的无辜时，我自己也觉得这只是一场闹剧而无聊得直打哈欠，以致于法官先生不得不对我提出警告。

我不想辩护并不是我不愿为自己辩解。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当我发现我已无意间卷入后来轰动全国的“阳光事件”时，我的心就已经死了。死人不知道痛苦当然也不会为自己去辩解了。

遗憾的是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死人，我的躯体还将在世界上生存几十年，我体内的器官还在不停地运转，我的悲哀还会延续下去，我的辩护自然会以故事的种种方式在人群中辗转播放。

然而我毕竟只是一个濒死的人。“人之将死其言也哀”，当我提笔写这篇故事的时候，我只想向人们展示人这样一个难解之谜的形成过程，既不想为自己辩护，也不想推诿他人，更不想被人们曲解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真。欧阳逢春的好奇心特别强烈，只要他所喜好的，他总会竭尽全力去接近它实现它。一次，父亲带着逢春和他的姐姐去城隍庙玩，看见卖糖人的小贩，一边叫卖，一边不断地捏着《西游记》里的人物，逢春觉得挺有趣，回到家后，一声不吭地独自躲在大杂院里的黑咕隆咚的厨房里，用面粉和水，照着小人书上的样子捏着各种各样的小人。妈妈去厨房做饭，看到面板上摆满了像模像样的小人时，发觉刚从粮站买回来的10斤白面被他糟蹋了一大半。那时粮食全凭定量供应，逢春的定量不过十来斤，还掺搭着许多棒子面和高粱面，白面大约只占整个定量的百分之四十。母亲拿着扫帚疙瘩要揍他，逢春高声呼喊说，你是个大成人呢，你有胆量就去揍城隍庙那个卖糖人的大人吧！后来母亲要把面人儿洗尽沉淀后做成面筋，逢春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宁肯不吃午饭也要把面人拿到城隍庙去与那个卖糖人的贩子比一比，看谁做得更好更像。

欧阳逢春的父亲干了大半辈子法官，审过不少大案要案。恢复高考时，儿子从插队的乡下回来，躲在家里没日没夜地嚼着书本。欧阳法官像所有的中国父亲一样，希望儿子报考政法大学，将来能够子承父业。儿子不以为然。毕竟父亲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子承父业即使做出再大的成就，也始终逃不出父辈们的沉重阴影。他要走自己的路，看着陌生路上自己的脚印，那是人生的又一种幸福境界。

欧阳逢春运气极佳，经过短短的三个月复习，便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中国第一流的京师大学，成为经济学院卓立不凡的高材生。二年级第一个学期的最后一个礼拜，他被选为经济学院学生会主席。这位学生会新主席刚一接任，在学院院长和几位教授的支持下，倡议成立了京师大学“经济改革论坛”，又以全额票数当选为“论坛”秘书处常务副秘书长。今天轮到常务副秘书长作会议执行主席，成为京师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由学生主持的外宾演讲会的大会主持人。

8时正，一辆灰色的“奔驰”通过学校校门，悄无声息地停在礼

堂一边的侧门外。“奔驰”刚刚停稳。从车里钻出一个有着富士山一样雪顶的西装革履精神矍铄的老者，老者是来访的日本经济代表团团长小田光一，应京师大学“经济改革论坛”的邀请，前来作有关《日本现代经济与发展》的演讲。

小田光一先生是日本最有名的几个株式会社之一的珠光株式会社社长，又是东京大学商学院名誉教授，还是日本几大媒体评选出的当年十大新闻人物中仅次于首相的第二位名人。当小田先生莅临京师大学登上讲坛准备演讲时，发现主持会议的居然不是学校官员而只是一位高个子青年学生时，心里一定发生了有如许多年前发生在东京的那场大地震一样的剧烈震荡。他在讲坛边怔了好几秒钟，回过头去，看了看刚才迎接他的几位学校官员正走到台下第一排听众席上就坐，并在他们旁边发现了几张熟悉而友好的面孔，这才快步走过去与充满自信的年轻的会议主持者握手，一边鞠躬一边连连说着“恭贺您、先生”。为此，他把当天原本要讲的“日本现代经济与发展”的题目修改为“日本经济发展与青年”，赢得了台下近千名年轻人的狂风暴雨般的掌声。

一大早，史志鹏就让父亲的司机将他送到离京华商学院大门最近一处公共汽车站下了车，然后步行回到商学院，坐上学院的大巴去了京师大学听日本小老头的演讲。

他原本可以径直去京师大学而不必绕这样的一个大圈子，司机李文就这样提醒他，可是，他宁肯步行几百公尺再改乘大巴去京师大学，也不愿让同学们议论自己仰仗副市长老子的特权摆阔。

他在竞争下一届商学院学生会主席，而他的竞争对手是一位商业部副部长的千金。他和副部长的女公子，是商学院公认的出类拔萃的两个人物。女公子1.65米高，长长的披肩发黑得发亮，使本来平平的相貌显得生动起来。她有着出身上层社会优秀女性的那种固有的矜持，却又不乏对学校公务事业的热情，尤其能鼓动起男生女

生疯狂，偏偏史志鹏缺乏公众交谊的信心，只能以勤补拙，每天早早地起床，让司机李文把他送到离学院最近的一个公共汽车站挤公共汽车，夏天挤一身臭汗，冬天挂一身雪花。当他经过学院传达室时，传达室的老头总会冲他翘起拇指。学院的传达室十来个平方，即是学生的信息荟萃之地，每当一些学生抱怨鬼天气或做出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儿时，传达老头总会说，你们瞧瞧史志鹏，他可是咱们副市长的公子呢，他哪一次不是挤公共汽车来上学的，可他从来不像你们这样怨天怨地，你们真该向他好好学习学习。有时，传达老头还说，史志鹏不愧将门虎子，总有一天他会当上咱们的商业部长。

商学院的学生开始戏谑地称史志鹏为部长，时间一长，同学们便觉得史志鹏真是块做部长的料子，不知不觉在称呼史部长时有了几分尊敬与畏怯。

现在，史志鹏坐在礼堂的硬木椅上听小田先生作讲演。他发现这位日本商业巨子好几次侧转身子向那个京师大学自命不凡的学生主持人点头致意，而那个家伙似乎被日本老头的讲演吸引住了。对日本老头的致意竟然没有表示出某种友善的回报。

“蠢货！”史志鹏在心里这样评价“经济改革论坛”的常务副秘书长。

史志鹏被一种忧郁的伤感情绪烦恼着，上课时常常会莫名其妙地走了神。不过，这对史志鹏的考试成绩并没有影响，他总是以相当好的考分获得老师的赞扬和同学们的羡慕，被大家推举为学习部长。

史志鹏的志趣不在于当一个学习部长，也不在于一个学生会主席。但未来总得一步一步地行走，因此，他总是竭尽全力去做一个与人为善与世无争的好学生，用人们的赞扬来充实他接近目标的信心。

今天早晨，他照例从父亲的小汽车里钻出来，跨过横道线去另一个街口等公共汽车。刚排好队，耳边传来一个女子的热情的声音。

“嘿！”

“嘿！”他回过头去，见是副部长的女公子，疯狂的桑巴女皇祈鲁。

“你每天都这样？”

“这是一种习惯，近似于你的疯狂桑巴。”

“不要再提这件事了！”祈鲁女皇把披肩长发往后一摆，说：“咱们边走边谈，省得在这里无聊地等待。”

两人沿着林荫道缓缓前行。早晨的阳光亮极了，空气带着湿漉漉的青草味儿，让人第一次真正领略了朝气蓬勃这个词儿包含的全部沧桑经验。

“祈鲁同学。”

“叫我豆豆。”

“黑猫警长。”

祈豆豆怔了怔，见史志鹏幽默地看着她。她靠近身边这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轻轻地捅了他一下，说：

“你将来真会当部长的！那门卫老头说得一点也不错。”

“你也相信那老头的胡诌。”

“以前不信，现在我却比他还更相信。”

“为啥？”

“就凭你这能坚持到底的伪善。”

“可我不想当部长！”

“想当总理？”

“只想引起一个人的好奇。”

“谁这么让你痴情？”她又看了看他。

“豆豆！”他停住脚步，站在她的面前，“先去听那个日本人的演讲，听完后我再告诉你我对你的判断。”

日本老头的演讲很精彩，逻辑严谨，富有激情。这老头一定有很强的性欲，他想。史志鹏为自己这种奇特的评价所迷醉了。他回

过头去，看见祈豆豆正用热恋中的少女所特有的那种目光看着他。他笑了笑，然后正襟危坐，继续去看那个日本人不断张合的口型。

星期六，他就要去拜见那位可以决定他将来命运的副部长先生了，他深信不疑自己的判断。豆豆的劲舞那么疯狂，那么她的性欲也一定特别强烈。

京师大马列主义哲学研究生黄磊，取下眼镜用手巾擦了擦镜片后又重新戴上，他今天本不打算来听演讲。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日本商人，究竟能有多少哲学思考，只有上帝才清楚，要不是导师张卡尔教授督促他的学生不要轻易放弃这次直接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机会，他可能仍在床上睡大觉。

昨天晚上，他去听哲学系学生的辩论。学生们张口一个尼采，闭口一个叔本华，左一句康德，右一句黑格尔，反而冷落了马克思这位老祖宗。黄磊心里总有某种说不出的滋味，他想告诉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低年级学生，这样的讨论是数典忘祖，总有一天会有让你们吃不尽的苦头。可是他没有讲，这是一群瞎了眼的牛犊，他不愿去冒被凿成千疮百孔的危险。

他回到研究生宿舍，同宿舍南方来的李实秋约了两个同学在宿舍里玩麻将。见他回来，李实秋以悻悻的口吻说，我早告诉你了，听那些幼儿园的小娃娃发议论没意思，你总不相信，咱们三缺一，你回来得正好。黄磊说你们玩吧咱想休息。李实秋说，你这也真没意思，两毛钱一番四番封顶，也不小刺激一下就上床睡觉，我看你总得要失眠。

麻将在屋子里“哗哗哗”地响，他躺在床上翻动出“吱吱咯咯”的声音。见他没睡着，李实秋说，刚才张卡尔教授来过，让你明天上午去听那个小日本的演讲，明天下午他要你们几个搞哲学的去他那里讨论呢。

按理黄磊应该成为“经济发展论坛”的活跃分子，在西湘市当

小秘书期间，他懂得了参加这种小团体活动可能带来的危险，因此，当经济学院的那批活跃分子来邀请他参加论坛的活动时，他以自己是搞哲学的为借口婉言谢绝了。张卡尔教授虽然是论坛的名誉理事，但也只参加了一次理事会，那次论坛的会员民主选举一个学生做常务副秘书长，负责论坛的日常活动，他以为这样的活动让学生来弄，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弄出事来，要不是因为院系的领导都是这个论坛的名誉理事，他早连这个名誉理事也给辞去了。这件事，教授对自己的学生们多次谈起，因此，教授的学生没有导师的恩准，决不越雷池一步，以免伤了老教授视徒如子的那份亲情。

麻将声“哗啦哗啦”地响得越来越激烈，黄磊做了一个梦，梦见墨子正带着他的门生，在宋国的城堞间与鲁国木匠指挥下的楚军进行着空前绝后的生死搏斗，忽然，一粒石子飞来砸在他的头上，他在慢慢倒下去的时候，想起了那个肥胖的市委书记的二女儿，他厌恶那个情欲特别强烈的体重近80公斤的女人，在缓慢的痛苦死亡过程中，他终于感受到精神解脱的愉悦。

李实秋的方城之战斗了一个通宵，天亮时那两个对手才摇摇晃晃走了。他摇醒黄磊，要他借给他几张餐票，说刚发的几十块钱工资让那俩小子给掠夺得一个子儿也没有剩下。黄磊睡不着了，只得翻身起来，一边趿鞋一边说，那两个家伙做你的“老千”，没扒光你的衣服还饶你不死呢。李实秋说，都怪你那么早就要上床去想老婆，咱少了你这位搭档就只有认晦气了。黄磊说过两天你再把那俩小子叫来，我一定帮你报昨晚的一箭之仇。吃过李实秋用他的饭票买回的稀粥馒头，黄磊慢吞吞地来到礼堂，找到一个角落坐下来，没精打采地听演讲。

看到那么多充满青春魅力的青年女子，哲学研究生又想起了自己那个臃肿肥硕的妻子。忽然，他耳膜里响起小田光一苍劲的声音：“在日本，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天皇制度更加式微，民主与平等意识更加强烈……”黄磊猛然一惊，他想，经济发展总是人类文明的

进步，不管这老头说的情况是否真实，他现在总需要某种程度的平等，至少能让他摆脱那个愚蠢的女人的统治，而选择一个他真正热爱的姑娘为伴侣。

他开始对台上的那个日本老头有几分肃然了，他认为这老头儿替他吐出了长期压抑在胸中的某种淤气。

他长长地呼出一口热气，伸了伸腰，发现坐在他前边的一个不认识的男青年正低着头在记事本上涂抹着什么。

这个在记事本上涂涂抹抹的青年男子叫柏林，都市晚报的见习记者。

几天前，柏林到京师大学作例行采访，看到学校贴报栏上贴着一张白纸黑字的海报，吸引了许多同学围在那里叽叽喳喳地议论。他凑过去，见是将邀请日本著名企业家经济学教授小田光一先生莅临学校礼堂演讲，凡愿意听演讲的同学，请于15日早晨7时30分前进场。

他在采访本上记下了这个时间。回到报社，总编想了想，说这可是个重活，明天你与老村一块去。老村是编报室主任，五十多岁，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前几天还在医院打点滴，昨天刚出院。柏林想，不就采访一个日本人么？日本人也一样有鼻子有眼睛，咱又不是第一次单独行动，何必劳累大病初愈的老头子呢。于是柏林鼓足勇气对总编说，老村身体不好，我想我一个人去把材料弄回来就行了。总编从红头文件上移开视线，把柏林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背靠在竹椅的藤靠背上，做出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半天才说，那你明天就去吧，我像你这个年纪，早跟着部队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写战地通讯了。柏林没等总编把话说完，一转身离开了总编室。

柏林从不同角度摄了几张照片，然后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休息。干这种会议采访，重点不在会议而在会议刚结束后的那十多分钟。趁演讲人往车上走时，记者们一窝蜂似的拥上去，围着被采访者，一

边提问一边作速记，然后找会议主持者去挖背景（当然挖得越彻底越好），如果想搞得更细一些，你可以分头去找一些参加会议的人谈谈感想交流交流心得，再花上一点时间进行整理，一篇配有照片的通讯就算大功告成了。如果不发生意外，第二天就可能变成铅字出现在报纸上。

柏林一边在记事本上记录演讲要点，一边信手涂鸦。画了一个穷愁潦倒满身污垢的男人，在这个悲哀欲绝的男人旁边，一个女人正姗姗离去。柏林似乎意犹未尽，又在另一页纸上画开了。这次，柏林画了一个大腹便便西装革履的富翁，在这富翁身旁，环立着一群搔首弄姿花枝招展的女人。柏林想，此一时彼一时也，从这日本人的经历来看，虽说人生的命运变化无常，其实全在你自己如何去把握。于是，他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么一个公式： $\text{命运} = \text{公平竞争} + \text{偶然机遇} + \text{个人奋斗}$

这时，小田光一先生拢了拢讲稿，大声讲道：“日本未来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日本青年的执著奋斗。中国经济的发展有赖于中国青年的首创与献身精神。世界未来的经济潮流属于全世界的青年。”柏林知道小田光一的演讲就要结束了，站起身迅速地向台前走去。

燕北市光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何怀志，看到有关日本光电工业巨子小田光一在京师大学演讲的消息报道，是在第二天吃罢午饭以后。

中午，他那位在离家四公里远的小学校教书的妻子李琛英，领上上幼儿园的五岁儿子，在学校吃着早晨离家时带去的玉米粥糜羹和发酵得很好的白面馒头。他在家做了一锅捞面，同在研究所子弟学校读二年级的女儿英子，一边吃着，一边听英子讲在学校的学习情况。把女儿送到学校后，何怀志照例来到收发室，趁着领取当天报纸的工夫，与相识的几位同事天南地北地闲聊海侃一气，热热身，调整调整郁闷的情绪。